

名家名译
高植译托尔斯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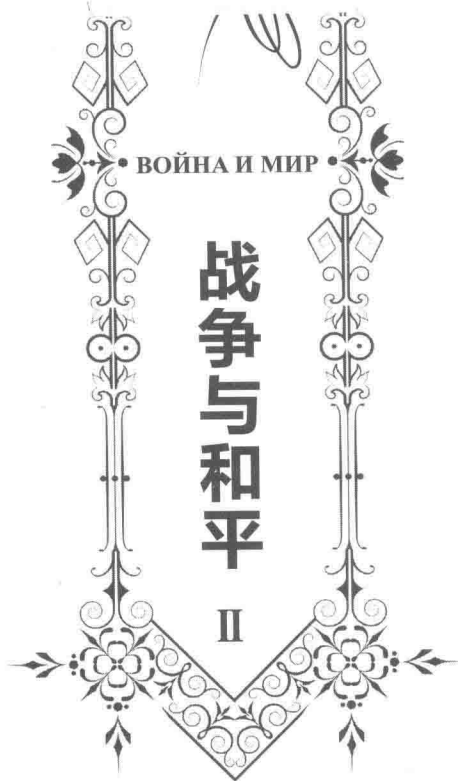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II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根据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 1937 年版本译出

第二卷

第一部

1

一八〇六年初，尼考拉·罗斯托夫休假回家。皆尼索夫也要回家到福罗涅示去，罗斯托夫劝他一起到莫斯科去并且住在他家里。皆尼索夫在终点的前一站遇到了一个同事，和他喝了三瓶啤酒，在快到莫斯科时，虽然道路坎坷不平，他却挨着罗斯托夫，躺在驿站雪橇的铺板上沉睡不醒，而罗斯托夫愈接近莫斯科，心情就愈是急切。

“快到了吗？快到了吗？唉，这些街道，小铺，面包招牌，街灯，车辆，多么讨厌！”当他们在城门口检查了休假证，进了莫斯科时，罗斯托夫这么想。

“皆尼索夫，我们到了！他睡着了。”他边说，边把自己的整个身子向前探去，好像他希望用这种姿势来增加雪橇的速度。

皆尼索夫没有作声。

“这里是十字路口的拐角，车夫萨哈尔常常停在这里；这就是萨哈尔，还是那匹马。这就是我们常来买姜饼的小铺子。快到了吗？哎！”

“去哪一家？”车夫问。

“就到这条街尽头的那幢大房子，你怎么没有看见！那是我们的家，”罗斯托夫说，“那就是我们的家！皆尼索夫！皆尼索夫！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皆尼索夫抬起头，咳了一声，什么也没有回答。

“德米特锐，”罗斯托夫向驾驶台上的听差说，“那就是我们家的

灯火吗？”

“正是。您父亲的书房里的灯亮着。”

“他们还没有睡觉吗？啊？你是怎么想的？你千万不要忘记马上就把我的新衣服拿给我。”罗斯托夫说，同时摸摸刚长出来的唇髭。

“哎，快跑呀，”他向车夫大声说，“醒醒吧，发夏。”他向皆尼索夫说，皆尼索夫的头又垂了下来。

“哦，赶快跑，赏你三个卢布酒钱，快跑！”当雪橇离大门口只隔三家时，罗斯托夫大叫着。他似乎觉得，马不在跑动。最后雪橇从右边向大门驶去；罗斯托夫看见了头顶上熟识的、泥灰脱落的飞檐，台阶和人行道上的柱子。雪橇还没有停妥他便跳了下来，跑进门廊。屋子里依然冷清清，显得毫无生气，好像有谁走进来和它毫不相干似的。门廊里没有人。“我的上帝！大家都好吗？”罗斯托夫想，他呆呆地站了一会，立刻又顺门廊和熟识的、弯曲的楼梯向前跑去。门把柄依然如旧，伯爵夫人常常因为它不干净而发怒，门依然轻松地打开了。前厅里点着一支蜡烛。

老米哈益洛睡在大箱子上。出门的跟班卜罗考非，他的力气真大，可以把马车从后边抬起来，他正坐着编草鞋。他看了看打开的门，他原是那么睡意蒙眬，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现在突然变得又惊又喜。

“哎哟，亲爱的！小伯爵！”他认出了小主人，大叫着，“是怎么回事啊？我亲爱的？”于是卜罗考非激动得发抖，向客厅的门冲去，大概是要去通报，但显然又改变了主意，转过身来低头吻小主人的肩膀。

“都好吗？”罗斯托夫抽出一只手，问道。

“谢谢上帝！谢谢上帝！他们刚刚吃过晚饭！让我看看您吧，少爷！”

“一切都很好吗？”

“谢谢上帝，谢谢上帝！”

罗斯托夫完全忘记了皆尼索夫，他不愿叫人先去通报，扔掉皮袄，便踮起脚跟跑进黑暗的大厅。那些牌桌和用布套子套住的大烛台都原封

未动；但已经有人看见了年轻的主人，他还没有来得及跑进客厅，便有一个好像暴风一样从旁边的门里直冲出来，抱住他，吻他。第二个第三个人同样地从第二道第三道门里跑出来；又抱他，又吻他，又是叫喊，流下高兴的泪水。他分不清谁是爸爸，谁是娜塔莎，谁是彼恰。大家都同时叫喊、说话、吻他。只有他的母亲不在内——他想起来了。

“我是不知道……尼考卢施卡……我亲爱的！”

“这就是他……我们的……我亲爱的，考利亚……他变了样啦！蜡烛没了！沏茶呀！”

“吻吻我吧！”

“亲爱的……还有我呢。”

索尼亚、娜塔莎、彼恰、安娜·米哈洛夫娜、韦娅和老伯爵都一同他拥抱；男女仆人挤满了房间，叫喊着，惊叹着。

彼恰抱着他的腿，叫着：“还有我呢！”

娜塔莎让他的头低下一点，吻遍了他的整个面孔，然后从他身边跳开，抓住他上衣的边，像只山羊那样在原地跳跃着，尖声地叫着。

大家那爱怜的眼睛里都闪耀着高兴的泪水，大家都想同他接吻。

索尼亚脸红得像块红布，也抓住他的胳膊，用她那幸福的目光注视着他的眼睛，期待着他的眼睛看她。索尼亚已经过了十六岁，她很美丽，特别是在这个幸福的、欣喜若狂的、活跃的时刻。她微笑着，目不转睛地、屏息凝神地望着他。他感激地瞧了瞧她；但他还在期待着、寻找着什么人。老伯爵夫人还没有出来。但是此刻听到门口的脚步声了。步子走得那么快，不可能是他母亲的脚步。

然而这却是母亲，她穿着他不在家的时候新做的、他没有看见过的衣服。大家放开他，于是他朝母亲走去。当他们走到一起时，她倒在他的怀里号啕大哭起来。她不能抬起头来，只把脸贴在他的上衣的冰冷的饰条上。皆尼索夫悄悄地走进房间，站在那里，一面望着他们，一面拭自己的眼睛。

“发西利·皆尼索夫，您儿子的朋友。”他向伯爵自我介绍地说，伯爵疑问地望着他。

“非常欢迎，我认识，我认识，”伯爵说，跟皆尼索夫又接吻又拥抱，“尼考卢施卡信上写过……娜塔莎、韦娅，这就是皆尼索夫。”

许多同样幸福的、高兴的面孔转向头发蓬乱的皆尼索夫，并且围住了他。

“亲爱的，皆尼索夫！”娜塔莎大叫，欣喜若狂地跑到他面前，又拥抱，又接吻。大家都被娜塔莎的举动弄得局促不安。皆尼索夫也脸红了，微微地笑了笑，抓起娜塔莎的手吻了一下。

皆尼索夫被领进了为他预备的房间，罗斯托夫全家的人都在起居室里聚集在尼考卢施卡的身边。

老伯爵夫人坐在他旁边，一直抓住他的手，不时地吻着；其余的人挤在他们周围，注意着他的每个动作，每句话，每个眼神，并且用欣喜的、爱怜的眼睛盯着他。他的兄弟姐妹们争吵着，互相争夺靠他最近的地方，并且争着替他端茶，拿手巾，取烟斗。

罗斯托夫因为他们对他所表示的亲近觉得很幸福；可是会面的最初时刻是那么幸福，以致他觉得现在的幸福太少了，他还期待着更多、更多、更多的幸福。

第二天早晨，远道回来的人一直睡到将近十点钟。

在外边房间里堆放着军刀、挎包、佩囊、打开的箱子和肮脏的靴子。两双有马刺的、擦干净的靴子刚刚放在墙边。仆人送来了脸盆架、刮胡子的热水和刷干净的衣服。房间里散发出烟草和男人的气味。

“喂，格锐施卡，给我烟斗！”发西卡·皆尼索夫的哑嗓子大叫着，“罗斯托夫，起来吧！”

罗斯托夫揉揉睁不开的眼睛，把毛发蓬乱的头从热乎乎的枕头上抬起来。

“怎么，晚了吗？”

“时间不早了，快十点钟了。”娜塔莎回答说。隔壁房间里传来了浆过的衣服的窸窣声、女孩们的低语声和笑声。在微微打开的门缝里闪过了缎带、黑发、一个个含笑的脸和一样蓝色的东西。这是娜塔莎、索尼娅和彼恰，他们来看看他们起来了没有。

“尼考林卡，起来！”又从门外传来娜塔莎的声音。

“马上就起来。”

这时彼恰在外边房间里看见一把军刀并把它抓起来，高兴得像小孩子看见哥哥从军那样，可是忘了让姊妹们看见未穿好衣服的男人是不合适的，就把门打开了。

“这是你的军刀吗？”他大声说。

姑娘们躲开了。皆尼索夫惊惶地把自己毛茸茸的腿藏进被里，望着他的伙伴求助。彼恰进门后，门又关上了。门外发出了笑声。

“尼考林卡，就穿着睡衣出来吧。”娜塔莎的声音说。

“这是你的军刀吗？”彼恰问，“或许这是您的吧？”他带着讨好的敬意问脸色黝黑的有胡子的皆尼索夫。

罗斯托夫连忙穿了鞋，穿上睡衣走了出去。娜塔莎穿了一只有马刺的靴子，正在穿另一只。当他走出房间的时候，索尼娅在打旋，刚想撒开裙摆蹲下来。她们俩都穿着同样的蓝色的新衣服，显得娇艳、红润、愉快。索尼娅跑开了，而娜塔莎抓住哥哥的手，拉他进了起居室，于是他们开始谈话。他们来不及互相询问成千上万的只有他们俩感兴趣的琐事。娜塔莎在他对自己说每一句话时都发笑，不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觉得可笑，而是因为她感到快活，她抑制不住用笑声表现出来的喜悦心情。

“啊，多么好，好极了！”她对一切都这么说。

罗斯托夫觉得，在大家相爱的温暖的感受中，半年来^①第一次在他心中和脸上露出了那种孩子般的笑容，这笑容是他在离家之后从未有过的。

① 原文是一年半。按罗斯托夫是一八〇五年夏从军，一八〇六年初回家，应是半年。

“不，你听着，”她说，“你现在完全是大人了吗？我非常高兴，你是我的哥哥。”她摸了摸他的唇髭，“我想知道，你们男子是什么样的人。是和我们一样吗？是不是呢？”

“为什么索尼娅跑开了？”罗斯托夫问。

“是啊，这说来话长了！你同索尼娅怎么说话呢？称你呢，还是称您呢？^①”

“要看情形如何。”罗斯托夫说。

“请你称她‘您’，我以后再向你讲这道理。”

“现在讲又会怎么样呢？”

“好吧，我现在告诉你。你知道，索尼娅是我的好朋友，那样好的朋友，我为她烙了我的臂膀。你看看这里。”她卷起细纱袖子，在又瘦又长的柔软的胳膊上、肩膀下面靠近腋下的地方（这地方连舞衣也能遮住）露出了一块红色的伤疤。

“这是我烙的，为的是向她证明我对她的爱。我不过是把一把尺在火里烧烫了，在这里贴了一下。”

在从前的书房里，罗斯托夫坐在扶手上放着小垫子的沙发上，望着娜塔莎那对灵活、热情的眼睛，他又回到了那种家庭的童年的世界，这世界，除了对他，对别人便没有任何意义，但它给了他一种最大的人生乐趣；而用尺烙胳膊表示爱，在他看来，不是无意义的：他明白这个，也不觉得惊奇。

“就是这些吗？没有别的吗？”他问。

“我们是那么要好，那么要好！用尺烙胳膊是件蠢事；但我们永远是朋友。她爱上了谁，便会永远爱下去；而我不懂得这种爱，再说知道了也马上会忘记的。”

“还有别的呢？”

① 称“你”是表示较为亲近和随便的关系；称“您”是较为客气的正式称呼。

“的确，她那么爱我和爱你。”娜塔莎忽然脸红了，“你记得，在你出门以前……她说你要忘记这一切的……她说：我要永远爱他，但我让他自由。真的，这是极好的，高尚的！对不对？是不是很高尚？是吗？”娜塔莎那么严肃地兴奋地问，以致看得出来，她现在所说的话，是她从前含着泪常说的。

罗斯托夫想了一下。

“我决不收回自己的话，”他说，“况且，索尼娅是那样妩媚，要放弃自己的幸福，那不是一个大傻瓜吗？”

“不，不，”娜塔莎大声说，“这件事我和她已经谈过了。我们知道你会这么说的。但这是不行的，因为你明白，假使你这么说——你认为自己受到诺言的约束，那么就好像是她故意这么说了。那么你还是不得不娶她。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罗斯托夫看出，这一切是她们深思熟虑过的。索尼娅的美丽昨天晚上已经使他惊讶。今天，他瞥见她一眼，觉得她更加美丽了。她是个十六岁的迷人的姑娘，显然是热烈地爱着他（对于这一点他没有片刻的怀疑）。罗斯托夫想，为什么他现在不爱她，甚至不娶她呢？但……现在他还有那么多别的乐事和兴趣！“是的，她们把这事考虑得很周到，”他想，“我还是要做个自由的人。”

“那好极了，”他说，“我们以后再谈吧。啊，我多么替你高兴哟！”他补充说。“你怎么，对保里斯没有变心吗？”哥哥问。

“真是蠢话！”娜塔莎笑着大声说，“我既没想他，也没想什么人，也不想要认识什么人。”

“哎哟！那么你要干什么呢？”

“我吗？”娜塔莎问，幸福的笑容使她的面色明朗了，“你见过Duport〔迪波尔〕吗？”

“没有。”

“没有见过著名的舞蹈家迪波尔吗？所以你不明白。我就要做这样

的人。”娜塔莎弯着手臂，拉起裙子，好像跳舞时一样，她向一边跑了几步，转了一圈，跳起来两脚拍了一下，并拢脚，然后踮着脚尖，走了几步。

“看我站着！看呀，”她说，但是她用脚尖站不住了，“这就是我所要做的！我决不出嫁，我要做一个舞蹈家。但是不要向人说。”

罗斯托夫那样高声愉快地大笑，以致皆尼索夫在房里感到羡慕，娜塔莎也忍不住，和他一同笑起来了。

“哦，好不好呢？”她还在说。

“好。你已经不想嫁保理斯了吗？”

娜塔莎脸色发红了。

“我谁也不想嫁。我看见了，要亲自向他这么说。”

“哎呀！”罗斯托夫说。

“这都是废话，”娜塔莎继续说，“皆尼索夫好不好呢？”她问。

“他好。”

“好，再见吧，去穿衣服吧。皆尼索夫，他可怕吗？”

“为什么可怕？”尼考拉问，“不，发西卡是非凡的。”

“你叫他发西卡吗？……奇怪。他是很好吗？”

“很好。”

“好吧，赶快来吃早茶。我们在一起吃。”

娜塔莎站起来，好像女舞蹈家一样地用脚尖走出了房间，但她那样地微笑着，只有幸福的十四岁^①的姑娘们才那样微笑的。在客厅里遇见了索尼娅时，罗斯托夫脸红了。他不知道怎样对待她。昨天晚上，在见面的最初的高兴的时候，他们互相接吻，但今天他们觉得不能够这样做了。他觉得，大家连母亲和姐妹们，都疑问地望着他，并且注意着他怎

① 原文“十五岁”，但一卷一部八章叙写娜塔莎十三岁，索尼娅十五岁，本章前面既说索尼娅是十六岁，则娜塔莎应是十四岁，因为时间只有半年。

样对待她。他吻她的手时，称她“您——索尼亚”。但是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互相称“你”，并且温柔地互相接吻。她的目光请求他原谅她竟敢由娜塔莎的居间向他提起他的诺言，并且感谢他对她的爱情。他的目光感谢她给他自由，并且向她说，无论怎样，他决不会不爱她的，因为不爱她是不可能的。

“但那是多么奇怪啊，”韦婭趁大家静默的时候说，“索尼亚和尼考林卡现在互相称呼‘您’，好像陌生人一样了。”

韦婭的话是对的，和她的所有的话一样；但她的大部分的话一样，这话使大家都觉得不舒服，不仅索尼亚、尼考拉和娜塔莎不自在，而且老伯爵夫人也脸红得好像小姑娘一样，她恐怕儿子对索尼亚的爱情会妨碍儿子的美满的姻缘。

皆尼索夫令罗斯托夫吃惊，穿了新军服，擦了发油，打了香水，在客厅里显得和他在打仗时一样的漂亮，他对于女子和绅士的殷勤是罗斯托夫料想不到的。

2

尼考拉·罗斯托夫从军中回到了莫斯科，被家里的人当作最好的儿子、英雄和一直看不够的尼考卢施卡；被亲戚当作可爱的、可喜的、有礼貌的青年；被朋友当作漂亮的骠骑兵中尉、娴熟的舞蹈家、莫斯科的最好的择配对象之一。

罗斯托夫家的交游遍及全莫斯科；老伯爵今年的钱是充足的，因为所有的田庄都再典押了，所以尼考卢施卡能够很愉快地度日，养了自己的赛跑的马，穿着最时新的、在莫斯科没有人穿过的马裤，最时髦的、头子极尖的、带着小银马刺的靴子。罗斯托夫回到家里，在短时期内适应了旧日生活环境之后，感觉到心情很愉快。他觉得，他已经长得很大并且成人了。经文考试失败时的失望，为了付车费用加夫锐拉借钱，

以及索尼娅的偷吻——他想起这一切，好像想起他的无限遥远的童年一样。现在他做了骠骑兵中尉，穿着镶银边的上衣，佩挂兵士的圣·乔治勋章，和著名的、上了年纪的、受人尊敬的骑手们在一起训练他自己的赛跑的马了。他有一个相识的太太住在林荫大道，他晚间去看过她。他在阿尔哈罗夫家跳舞会里领导美最佳舞^①，和卡明斯基元帅谈到战事，赴英国俱乐部^②，和一个四十岁的上校称“你”，这人是皆尼索夫介绍给他的。

在莫斯科他对于皇帝的热情稍微冷淡了，因为他在这个时期没有看见皇帝。但他仍然常常说到皇帝，说到他对皇帝的爱，使人觉得，他并未说出一切，在他对于皇帝的情感里有些地方不是每个人可以了解的；但同时他也全心全意地怀着当时莫斯科一般人士对亚力山大·巴夫诺维支皇帝的崇拜心，当时莫斯科称皇帝为“天使的化身”。

在罗斯托夫回到军队之前，在莫斯科的这次短时逗留中，他没有接近索尼娅，却反而和她疏远。她很美丽、可爱，并且显然是热烈地爱他；但他现在是在青年时期，在这段时期似乎有许多事情要做，以致他没有工夫关心这样的事，并且年轻人怕受束缚——他重视自己的自由，这是他在许多别的事情上所需要的。这次在莫斯科的时候，当他想到了索尼娅，他便对自己说：“唉！将来还有、并且现在也有许多像她这样的女子，她们是在什么地方，我还不认识她们。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想到爱情，但是现在我没有工夫。”此外，他还觉得在妇女团体中有侮辱他的男性尊严的地方。他赴跳舞会，赴妇女团体，他是假装这样做的，是违反自己的意志的。赛马，英国俱乐部，和皆尼索夫的痛饮，到某一个地方去——这是另一回事：这是勇敢的骠骑兵所应做的。

① 一种波兰双人舞。

② 毛注：这是莫斯科富人贵族的聚会处，直到一九一七年才终止。在政治上没有大的活动，不过是不满意朝廷的人发表意见的地方而已。

三月初，伊利亚·安德来伊支·罗斯托夫老伯爵忙着筹备在英国俱乐部欢迎巴格拉齐翁公爵的宴会。伯爵穿着宽服在大厅里来回走着，向俱乐部的账房和著名的庖长费克齐斯特吩咐着关于欢迎巴格拉齐翁公爵的宴会上的龙须菜、鲜胡瓜、杨梅、犊肉、鱼等事。从这个俱乐部成立时，伯爵便是会员和理事。俱乐部委托他筹备欢迎巴格拉齐翁的庆祝会，因为能够这样阔绰地、好客地筹备宴会的人很少，特别是因为，假使筹备宴会需要钱的时候，能够并且愿意掏腰包的人是更少。俱乐部的厨子和账房带着愉快的面孔听着伯爵的吩咐，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替谁办理数千卢布的宴会，都没有替他办理时那么有利可图。

“要注意，甲鱼汤里要有鸡冠儿，鸡冠儿，你记着！”

“那么冷菜是三道吗？”厨子问。

伯爵想了一下。

“不能再少了，三道……蛋黄酱一道。”他一面说，一面屈着一只手指。

“那么，要用大鲟鱼吗？”账房问。

“怎么办呢，就是价钱贵也要用。啊，我的天，我几乎忘记了。我们的酒席一定还要一道别的开席的菜。啊，我的天！”他抓头了，“谁替我去拿花呢？米清卡！啊，米清卡！你骑马赶到莫斯科郊外的田庄去，”他向被他唤来的管家说，“你赶快到莫斯科郊外的田庄去，吩咐花匠马克谢姆卡立刻派家奴们做事。你说，把花房里的东西都搬到这里来，用毡子裹起来。要在星期五搬二百盆到这里来。”

他又发出了其他的各项吩咐，正要到伯爵夫人那里去休息，但他又想起了重要的事，便回转身，叫回厨子和账房，又开始吩咐。门外传来了男子轻微的脚步和马刺的声音，于是英俊的、面色红润的、有黑黑的小胡子的年轻伯爵走了进来，他显然是休息够了，并且在莫斯科的安逸生活中身子保养得很好。

“啊，我的孩子，我的头发昏了，”伯爵说，对儿子微笑着，好像

有点儿难为情，“你来帮点儿忙就好啦！我们还要歌手。我们的乐队是有了，茨冈人^①歌手要不要呢？你军队里的弟兄们喜欢这个。”

“真的，爸爸，我想巴格拉齐翁公爵准备射恩格拉本会战的时候，还没有您现在这样忙。”儿子微笑着说。

老伯爵装作要发怒的样子。

“好，你会说，你来试试！”于是老伯爵又转向厨子，厨子带着聪明的、恭敬的脸色，注意地亲切地望着父亲和儿子。

“年轻人成个什么样子了，啊，费克齐斯特？”他说，“笑我们老头儿了！”

“是的，大人，他们只要吃好的，但是筹备一切，安排宴席，都不是他们的事了。”

“不错，不错！”伯爵大声说，并且愉快地抓住儿子的双手，大声说道，“哦，怎么样，我抓住你了！你马上就坐双马雪橇，到别素号夫伯爵那里去，你说，伊利亚·安德来伊支伯爵派我来借鲜杨梅和鲜凤梨。这是别人那里弄不到的。他自己若不在家，你就进去，向公爵小姐们说，并且你就从那里到杂耍场去，车夫依巴特卡知道，你在那里找茨冈人依牛施卡，他就是那天在奥尔洛夫伯爵家跳舞的那个人，你记得，就是穿白色哥萨克衣服的，你把他带来，带到我这里来。”

“还要把他的茨冈姑娘带到这里来吗？”尼考拉笑着说。

“哦！哦……”

这时，安娜·米哈洛芙娜无声无息地走进来，脸上带着她一向所有的那种又能干又关心的，同时又是基督徒般温顺的神情。虽然每天安娜·米哈洛芙娜看到伯爵穿宽服，但每次他都在她面前发窘，并且为了衣服请她原谅。

“没有关系，伯爵，亲爱的，”她温顺地闭着眼说，“我要去看彼

① 茨冈人即是吉卜赛人。